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六

詳校官左中允<sub>臣</sub>瑋五珠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王家賓

謄錄監生<sub>臣</sub>武先振

欽定四庫全書

三魚堂文集卷六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尺牘

答同年許子位

憶自西湖別後久濶台顏時深飢渴不意奉命承乏貴  
邑擬於蒞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宣頒深  
感殷勤至意但隴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力薄才

劣又值國步多艱之日便民利國勢或相左擬學第五  
倫之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自運家糧敢期保障庶免爾  
絲生乎簞瓢自樂行且冰蘖知甘然何以除稂莠而植  
嘉禾何以親鸞鳳而遠梟獍何以遺利澤於百年何以  
解倒懸於今日撫字何方催科何法大而移風易俗小  
之剔蠹損煩先生理學經濟夙著東南蒼生望澤甚殷  
況貴邑利弊所熟悉者乎惟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  
不虛已以聽使嘉邑受某一分之益即大君子一分之

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至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

前到吳閶囑囑違侍至今悵然世兄來捧讀手教得悉  
近履殊慰遙思但隴其勞生虛擲方顧影以自慚何煩  
尊者念及致蒙世兄枉臨隆情疊錫益增汗下猥涖任  
以來才庸事劇手胤絲絃交盤諸務毫無頭緒新舊積  
逋盈億累萬憲掇羽飛餉急莫應不知奏銷作何景狀  
兼之素性迂拙凜凜春冰不敢自玷生平以負康成門

下之知故冷署蕭蕭祇覺坐愁城而避債無臺感遇如  
老師尚無以為情惟深惶仄而已世兄淵才雅度令人  
心儀但猪肝一片地主之誼歉然耳嘉貺愧不敢當即  
藉附壁外具不腆略申鄙私幸為哂納感愧縷縷難罄  
筆端統惟原照不宣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濶得一聚首又冗劇之際不能細罄衷曲耿耿  
何如此時此地為有司者其日在荆棘間何如物外軒

中擁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間樂境耶願足下寶此閒  
暇專志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故人所私  
禱耳前聞留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學以大才肆  
力於此欣羨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明儒薛敬軒胡  
敬齋諸錄尤為體用兼備之書不可不讀高明宣有意  
乎淵伯常會否所作貽安錄一書大有關係弟已為作  
序但文樸陋不足以表揚似不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  
成之

答表叔李慧生

違範日久每厯馳依知杖履近多康吉欣慰何似謏材  
而試巖疆錢穀之積逋者新舊累億憲檄催餉奚啻如  
火曉夜徵輸苦莫以應嗟我勞人愁焉如擣不知將來  
作何奏銷至若守兔凜冰又姪素性荒署依然壁立更  
難為親知道者斗大膠城竟等茫茫苦海矣奈何至戚  
如表叔尚無一片將獻惶愧難言當從容申敬高年玉  
趾幸慎跋涉



答曹微之進士

久違教言每深雲樹遙知道履綏佳神全養到將來駿  
馬春風定應首唱矣慰羨慰羨弟以迂疎之質任此繁  
劇蚊負鳩營惟恐隕越以貽粉社憂奈事事棘手不知  
所措催餉之檄如雨積逋之案如山晝夜艱辛癯欲骨  
立至於冷署蕭條之況依然故我更難為知己道也今  
而後知宦遊之味不惟似蠟抑且若蘂矣辱承雅愛翰  
傳汪年翁雲誼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弟恐鹿鹿魚魚不

足以當鼎植耳手口卒瘞容徐徐親塵乞為叱謝高情  
縷縷感愧率復不盡統冀鑒照曷勝依切

與雲間陸郡博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教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  
間事事步武前人譽髦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汨沒於  
辭章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為之砥  
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為天下根本當  
今欲整頓缺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留意近來益

復龐稚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菲薄不肯以古人自期  
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為於  
舉世不為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為之則亦無貴乎安定  
月川矣然則今之龐稚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  
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間在玉峰晤  
靈昭令姪益悉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  
山之仰何啻飢渴而台駕枉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  
因舍姪堦屠生王機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并謝教

益屠生為亡弟幼壻向曾執經於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賢之學得有所成就幸甚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答川沙王守備

日者得聆塵言喜慰無似霏霏玉屑至今猶令味思也茲承教并將禁條頒示具見親臺留意巡防未雨綢繆之思不獨裨益疆圉即弟輩亦叨庇多矣至論及私販之徒出沒踪跡燎若列眉愚民為蠅利所驅而不知累

及身家誠屬可恨今欲窮其源而塞之似亦至論但慮  
賣鹽之家而根究出洋之犯轉展推求恐捕緝之輩又  
於從中播弄或至擾害反與不計轉展攀指之律有礙  
莫若辦鹽色嚴禁坐賣之家有犯必究則頓者無人而  
販者自絕更於編甲之內互察嚴查飭以隱諱連坐之  
法如是則利無所營而趨者少害有所叢而避者多自  
然姦志潛消矣老親臺與弟見合符即當示曉愚民專  
役協查也疆索遼濶鞭長不及者惟親臺加意焉率復

不既統惟犀照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函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今  
耿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臯夔事業行當照耀宇宙  
豈惟門牆之內實寵嘉之隴其荷蒙垂愛夙夜惕厲思  
欲稍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疎政拙不能免於部議  
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隴  
其為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

寬厚為殷鑒其害非細其實隴其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扑少其迹類於縱弛耳隴其方自愧不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為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既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置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罷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當聞之矣

豈敢以此咎人也兩載鹿鹿未獲一候起居疎慢之罪  
不可言狀茲因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備統希鑒原臨  
稟曷勝悚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間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昔  
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駑鈍得常親道範斯厚  
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自任此  
直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曼絕三邑已耶惟望益加砥



礪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遡星宿探而愈深直造其巔  
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縷復昭昭於天壤則世道  
之福也膠城學者雖衆然與之言舉業則欣欣樂聞與  
之言為己之學多捍格而不入惟諸莊甫超然功利之  
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大字亦彬彬可觀近常相往來  
猶記高明之極口贊歎洵不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  
罄所欲言悵悵何如因便申候臨楮昌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關使者得老師札即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覽  
兩載鹿鹿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屬非  
材荷蒙提拔驟得一官硯硯自守惟恐有負知己不意  
以此見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復何言哉  
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竣局寒家本  
無蓄蓄今亦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貧不以蕭然為  
苦明歲尋得一訓蒙地為餬口計當世之事不敢復問  
矣自念生平學力疎淺此後或得以閒暇之身究心古

人之學倘或稍有進益不終於昧昧即為厚幸敢尚有他望哉前歲為老師尋一十七史因恐浮沈蹉跎未寄舍親北來即當送呈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壻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援近例愚竊以為不可朝廷設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為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志前程遠

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安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期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大場可乎不可乎況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

而出如其不然即兩人相較亦有得失況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即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為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為迂交盤尚未完局秋涼當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為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為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已身上來便是做

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為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看時文然時文

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  
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  
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  
為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  
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為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  
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唁心肺方裂不能一

叙契濶悚惕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為時羽儀不謂亦罹此大故何天之降罔一至於斯苦塊之中未得以生芻一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知方為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勿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莽未能徧考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為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已姑據所見言之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為之似無預



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含襚贈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故檀弓有君即位而為婢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為嫌也至若有庶母之葬而以兩邊俱葬壽壙居中為疑則庶母葬位於禮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祔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

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註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哀經以素服臨事可也然當更詢之博聞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據也冗中不敢久羈尊使匆匆草復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諒不一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尊札并領學部通辨正欲覓便致謝忽聞家變狼狽南歸一載以來兀兀苦塊不復知有人世應酬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唁施及先人曷勝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惓惓之意但隴其明歲已受虞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當另訪一友與表叔祖商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集謹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不可得一朝獲之何啻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尚有四書詳說存疑錄等書不在此集中不知彼

中尚可尋覓否更望留神家鄉風景如舊但今歲米價驟騰人心皇皇蓋民窮財盡譬如疋羸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其勢便難支撐可為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同催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洞然見我惻怛之意然後急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斷不誣呂新吾講究荒政最為詳悉宜急求其書觀之擇與地方相宜者為小民盡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囟囟草復并謝隆誼不盡欲言

答某索序

先生以箕顙高踪道揚風雅為後進表儀久矣乃辱俯  
念謬以珠玉問序於章句鄙儒其亦古人芻蕘是詢之  
意乎然黃鐘大呂豈淺學所能贊一詞所以聞命逡巡  
而不敢答也茲者更值家變甄甄苦塊不復知人世有  
斯文之事雖琳瑯在前不知其為何物而況能序之乎  
竊恐高明未鑒病其懶於奉命敢佈愚忱至若古之詩  
人必先有志其志卓然出於流俗之上可以對天地質

聖賢然後發而為詩故其詩正大高明而非風雲月露之學所能彷彿其萬一知先生於此必有所得力伏惟不棄愚矇而教之則所厚望焉

與閩臬趙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溯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山之仰益重乎朔南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私常深寤寐山川間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台旌秉憲八閩正值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

動之美當不讓庭堅種德非特如漢于公昌大門閭已  
也況八閩為考亭朱子闡道之鄉以大君子式臨茲土  
刑措之餘知必將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紫陽遺澤重  
光海宇世道之幸為何如耶又紫陽門人如勉齋北溪  
西山九峰之徒皆係閩產遺書久湮搜緝而表章之其  
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承烈係先伯墨濤公嗣子來叩  
台輝肅此附候舍弟向來杜門株守未曾涉歷世故進  
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俯鑒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復席治齋虞部

不肖弟以樗櫟下材與時牴牾承高賢顧盼付以師友  
之任垂愛之殷有倍尋常方圖報稱不謂生平積愆弗  
為天佑至於大故狼狽南歸乃更辱憫憐遠勞賻唁心  
肺方裂未獲以寸簡致謝耿耿何如春初令親到舍傳  
述盛意感切寤寐但不肖方乳筴在疚秋冬又當經營  
先君窆事未能遠出有虛高誼惶悚而已令郎天資英  
妙必成大器鄙意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



傳之外易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熟必講解  
聰明自然日生將來便不可限量養其根而俟其實古  
人為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  
經書便令作文空疎杜撰不識經史為何物雖僥倖功  
名亦止成俗學與前輩學問相去殊絕此不足效也芻  
蕘之見惟高明採擇肅此布復并謝隆施苦塊餘生言  
不能盡統希鑒原臨楮神馳

又

春杪曾有一札奉謝未知得達否嗣後復承令親到舍  
為明歲之訂弟自愧愚鈍無毫髮之長可以有裨高明  
而謬蒙垂愛惓惓無已感荷之私豈筆能述但弟明年  
尚在苦塊中長安道上非棘人所宜不能馳赴台命遙  
望龍光耿耿而已今郎今歲學業必更精進幼學工夫  
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  
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  
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後及於時文循序漸進而不欲

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榮補未知當在何日仕途遲速  
皆有定命不必揆心肅此附候并謝高誼統希垂鑒臨  
楮曷勝神往

答楊某

不孝廢黜之餘更值家變伏處苦塊不知何自姓名入  
於高明之耳遠辱台翰過蒙獎譽皆非薄劣所敢當也  
宜高明欲攬當世之英賢而姑先從其所最不足數者  
而惓惓焉古人所謂請自隗始者乎不孝雖嘗有志於

古人之學然才質駑鈍無所知識偶膺民社未有絲毫之益於時輒遭罷黜皆所自取不敢尤人來翰以古之撫字心勞者比之此以告者過耳巢來昆季盛稱賢者之志行知胸中所負必有超出尋常流俗者惜未得一對叔度消其鄙吝也猥承高誼敢布區區統希俯鑒

與趙生魚裳旂公

七夕邊適苦瘧疾故尊篇久留未歸茲同康齋集暨龜山通紀一併奉到細看康齋文字大抵返躬克己之意

居多明初儒者一派真實工夫真不可及但康齋於格致上微覺未足故其議論尚少發明而行事亦時有未滿人意處方之薛胡不無高下焉近來昆仲所用何功雖舉業上不得不著力但必使字字從身心上體貼出來則舉業無非聖學矣日記一編甚好讀書如此留心方不是俗學但判斷前人尤易磨勘身心為難耳

與周好生

兩月之內再遭家變此實生平積愆天降大罰復何言

哉惟有痛自刻責庶天其厭禍偶書二語置坐右云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粗以此當韋弦即以此代祈禳但恐粗處未能盡知駁處未能盡見惟兄有以教之兄處淡漠奉老親此乃人生不易得之境上天所以薦厚兄者甚至豈弟所可望耶研田遠不如近必不得已則亦無可如何者也陸學師札奉上此公素聞其方正前在玉峯承其枉顧因弟先解維不及一晤艱候見時可一致意弟歸期當在望後歲內當圖至武塘種

種俱俟晤時悉之

答某

已未之春承駕遠臨時不佞正在苦塊之中心肺方裂  
不能一叙契濶至今耿耿服闋以後念學疎性拙與俗  
多睽未敢遽出兩年旅食虞山借村學究伎倆為餬口  
計門外之事一無所與來札巡鹽冒犯云云皆屬訛傳  
並無此事惟去秋遭西河喪明之慘情最不堪此乃生  
平積愆天降之罰無足言者讀來札知高明力學之志

不少退屈為之喜躍世俗滔滔篤志如此真不易得但  
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為孟子後無人知者未  
知所得如何竊以為孟子後無人知但可語宋以前若  
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亭朱子不可謂無人知賢  
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之太易乎不然則辭未達意  
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子之後至朱子知之已極其明  
言之已極其詳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即其所言而  
熟察之身體之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則天



下之學無餘事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乎抑不從朱子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甚或詳書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函函不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曾叔祖蒿菴翁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函函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

意引誘然後為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麤鄙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獄然莊獄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衆咻辟易望風而靡則瀟湘雲夢盡成莊獄矣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欣然慰也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夫履貞厲之占切中其病神明如見晤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夾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

太翁留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勳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功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為喜

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

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  
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容  
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為物從古所無明  
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為妖見於綏寇紀畧中姪孫見今  
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  
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  
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  
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不以為妄言否便中草附不能

盡悉臨楮依依

又

到京三月家信未通心甚懸懸八月十七始接得閏月  
中信喜不可言姪孫已經投供但部中新例急選不論  
項款惟以文書到部日為先後而近來教官縣丞兩項  
捐陞知縣者聞改歸單月姪孫名次在七十人外補期  
尚遙遙矣冬末春初或作南歸計亦未可定尚在徘徊  
也家中百事都放下所恃以寬其內顧之憂者惟以

學生子付太翁耳明歲不敢另具約奉教自應如舊姪  
孫教子之念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欲其  
為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  
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  
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真是可愛若讀得不熟  
安能如此此雖尚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腳然後可  
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博而約者左傳中事  
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

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屬其早起夜間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聞家鄉米價甚賤此最是喜信李飛叔姪近況何如晤時并希致人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分受用也

示三兒宸徵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匏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甚



安好家中不必懸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  
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  
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  
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  
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  
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至若左傳一  
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須要分別見一好  
人須起愛慕的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

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真讀左傳的人這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與前令董子祁

奉教兩月如飲醇醪不覺心醉東郊言別曷勝依依一路老幼捧觴遠送聞寅翁馬上酣醉猶諄諄勸百姓完糧息訟嵩陽父老以為數十年來勝事中山誌中又添一段佳話矣弟以菲材幸承善政之後成法可師事逸功倍叨庇弘多但駑鈍性成雖喜附驥實愧續貂未知

將來作何景狀也使旋奉覆箇不既

答鄭唐邑

忝叨同譜山川遙阻不獲常瞻光霽祇聆教言惟神馳  
左右時切依依而已某駘駘庸才向待罪南中已遭蹉  
跌不知退遜復承乏疲邑每事掣肘撫字催科皆無良  
策內懷慚愧遙想足下宏才偉抱必有超軼絕倫者曷  
勝仰止未獲專力修候乃蒙手翰下頒復承隆貺過情  
之賜何以當之細讀來札知足下冰雪為操留心民隱

只不敢剥民擾民一言已足為某輩南車至云所講求者已政之得失非官階之崇卑卓哉斯言益令某歎服不已則足下教我實多乃復下詢芻蕘某何能更進一籌耶老年伯尊稿及李道臺嘉什俱已領入第衛水占星之句某何敢當足下庶幾無愧耳

上井陘道李梅崖先生

前者憲駕光臨山僻疲邑諸事草率不恭之罪無所逃避乃執事汪汪千頃之量不督過之又寵榮之頃某縣

某令傳致衛水尋源詩區區下吏荷蒙注念何幸如之  
至恭誦詩詞慨然於萬古聖人飢溺同民之意此大儒  
有本之言非月露風雲家所能道其隻字豈惟下吏實  
受其賜衛水增光多矣當尋片石敬勒水濱以誌不朽  
前蒙面諭疏通此源及查趙王臺高若干卑職隨令村  
民將所指舊源處疏通至丈餘纔有水然甚微土人謂  
此水隨旱澇為盈縮大抵然也又據土人言其旁更有  
一源擬於農隙時再督其疏通使一番憲節按臨與禹

之明德俱永也趙王臺在縣治西十五里故城村城周圍約十五六里已多圯壞然規模尚在臺在城中約高五六丈無磚石但巍然一土阜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陋係近時里民所修然其所由來則遠廟前一望平山井陘獲鹿諸山皆歷歷在目滹沱河環繞其下誠佳境也宜其為武靈所流連哉臺下相傳舊有八角井今已無形迹可考臺東里許有養魚池周圍約四五里今已為田但四圍高而此獨下儼然池形也卑職更有陳者禹

貢恒衛二水皆屬真郡境衛在靈壽諸書無異論恒水則行唐誌謂即派河曲陽誌謂即沙河府誌則恒水沙河派河又各自為一水未知孰是宜討求畫一使有定論亦羽翼經傳之一端也因論衛水而并及之統希憲鑒

與鄭唐邑

上谷把臂囁言別不及從容就正為悵年兄學有淵源議論丰采迴異流俗膏澤及民將與唐水俱永敬羨

敬羨承許貴治邑誌專役走領大茂山勢曲折并望指  
示此山諸書皆以為即恒山禹貢太行恒山自是二山  
前聞年兄之論却似恒山即太行之隨地異名者不知  
果是一是二恒嶽之辨乃畿南一大疑案得年兄考正  
愉快何如邑中有文獻可開茅塞者惟勿吝賜教是荷  
一芹之微聊申鄙忱并祈哂納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



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  
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蒞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  
翰重以尊刻曷勝忭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  
性理之煩真足為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  
文莊不淺讀青齋政畧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認又令  
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弘多肅此奉謝統希垂鑒

與各鄉紳勸戒賭

謹啓某學疎才短生長南方未諳北土情形承乏茲邑

金少卿八十二  
卷六  
入境以來見地瘠民貧禮教廢弛蹙馬內傷求所以撫  
字之方教化之術使家給人足風清俗美不知何道而  
可恭惟諸老先生年臺一方表率利弊必素知之苟有  
益於民生有裨於風俗切實可行者伏祈詳悉指示勿  
吝謙言隴其將奉以周旋或可稍逭尸素皆高明之賜  
也至不佞亦有芻蕘之言望諸君子之採擇者敢弁陳  
之如賭博一事實民間大害然而有司不能禁也禁之  
其心必不服何也彼見鄉紳士大夫皆聚而為之而有

司所禁者獨此蚩蚩之民宜其心不服也夫移風易俗必自貴者始諸老先生年臺中高明遠見者自能洞燭此理不待下吏之言或有向來習慣以為此遊戲之事無傷大體不知愚民因而視效開盜賊之源成惡薄之俗皆此遊戲為之且士大夫家一有此風子弟慕效因而蕩廢祖業敗壞家門者恒必有之是非特一方之害亦本家剥膚之災也詩書中滋味甚長何可為此伏冀俯採鄙言互相戒勉以為民法禮讓之風既敦於上則

酖毒之害自去於下蚩蚩者將不待禁而自止矣統祈  
垂鑒不宣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  
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  
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為急每日應將四書一  
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  
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

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為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

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  
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  
切望切望尊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意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彥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至靈邑自謂  
得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駕過行不得稍致寸  
敬悵歎何似某以菲材待罪疲邑雖外簡僻而鵠面鳩  
形之衆無術焉可以起之難乎其為撫字我輩叨朝廷

一命之榮無可報効惟愛養赤子為國家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疎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下何以教之肅此附候不盡欲言

答某縣令

伏蒙寵錫龍川巨編所以品題之者劑量曲當非素有所主於中者能爾乎弟嘗謂本朝理學大明而戰國縱橫之學如三條四列隱見起伏錚錚於本朝者尚四人蘇老泉其巨擘乎其次為李太白其次為王雪山其後

為陳龍川獨龍川登晦翁之門日就斂挫縱橫之餘氣  
到此遂收此理學大明之功之驗也執事以為何如敢  
因求教

與祁州某

足下江漢鍾英荆衡毓瑞循良之績聲滿祁陽某仰止  
高山之日久矣幸於上谷獲晤丰采如飲醇醪茲啟某  
先生為某地理學之宗某生長吳越無由私淑茲幸待  
罪中山密邇貴治足下能為悉致其遺書俾挈櫟之質



得沐浴於大賢之訓如親炙其人而開其茅塞當不啻  
百朋之錫也統希垂鑒貴治誌書并祈賜教一片之微  
稍申鄙私伏冀哂存臨楮悚切



三魚堂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七

詳校官左中允<sub>臣</sub>瑋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

鮑魚堂文集卷七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尺牘

上座師魏栢鄉先生

新春即擬趨侍函丈緣上臺以越境為嫌不能得請祇  
懷耿耿遙知閣下福履倍增發揮道蘊日新月盛凡在  
門牆慶慰何如隴其昔在南方獲見知統錄一書知閣

下主持正學津梁百代之意至精至深每思盡讀師門  
講學之書以開其愚蒙待罪恒陽以來私心竊喜謂可  
朝夕於高山景行而荏苒經年尚未獲立雪台墀雖常  
兩奉教言銘几書紳不敢須臾忘而微言大義未聞者  
實多伏惟夫子不鄙愚鈍凡開示學者之書盡得賜教  
俾朽木糞牆得與雕文刻鏤之盛何幸如之專使附候  
敬陳微芹表意不莊不備統希俯鑒臨臬曷勝悚惶之  
至

上巡道吳公

新春進謁憲輝仰荷從容教誨字字句句皆切學者身心民生利弊雖駑駘下吏無能仰測高深敢不銘几書紳奉以周旋期不負知己今春地方雨澤稍多比之舊歲民情畧定然積荒之後觸目皆鵠面鳩形艱苦萬狀久在執事睿鑒中無庸贅陳諸事祈垂仁格外是荷間尊刻苑洛志樂已經告竣隴其於聲音之理未能窺見萬一然仰苑洛椒山兩先生之遺風不啻高山景行數年

前曾在江南一見其書未得細讀茲幸大君子之表章  
倘得俯賜一冊得於簿書之暇一聞黃鐘大呂遺響消  
其鄙吝而引其天真沐浴於執事甄陶之內無窮矣辱  
叨知愛輒敢冒昧上請伏祈台鑒

答張玉甲先生

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教  
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畧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  
不中俗吏之膏盲愚駕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弘多但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溪姚江為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為學者指南矣今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能為令郎一助乎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

又



日仰高山地分齊趙不得時覲耿光曷勝依依惟反覆  
理要政畧諸書如面承指示啓愚翼懦不啻在羹牆間  
也敝治蕭條學政久弛自蒙先生捐俸修葺稍稍有起  
色諸生感佩德意亦皆知鼓舞隴其獲同令郎講書論  
文於其間皆先生作興之賜也又蒙頒文廟考畧板至  
學士子皆知聖學淵源一洗其固陋之習大君子之德  
教惠及窮鄉曲學真不淺矣便中附謝不莊不悉

答義山叔

契濶不覺八載吾叔從容翰墨之場養成舟楫鹽梅之  
器視鹿鹿簿書者真霄壤也接手教知近來閉關靜坐  
灑然自得益見深造境界乃猶以淪於枯寂為懼何耶  
竊意吾叔所謂靜坐必非作瞿曇慧能伎倆不過是謝  
絕一切專意讀書養氣充此氣象塞天地配道義作用  
皆從此出何枯寂之有或自熙熙攘攘一流視之以為  
枯寂則非君子之所謂枯寂也姪自慙學問粗淺年來  
每思隨暇讀書然如荒村老農從胼胝之餘坐隴畔唱

耕田歌思與太常樂工較高下難矣至於承乏畿南土瘠民貧之壤無可展布只得假蓋公治道貴清淨之言稍與休息自分作濔沱河濱一庸吏可矣何知其他耶適修縣志有序例數條奉正亦足見此間荒涼棘手之槩家鄉志書曾付梓否得吾叔主持必有可觀嘉靖間吾族有石居公篤信陽明之學學雖近僻然實篤行君子行囊中偶帶所傳文集今并附閱不知曾入志否倘未及表章不可不增入使旋草復并謝厚貺匆匆未有

一片將敬統希垂鑒不盡

答鄰邑某

承詢及車木一項此真目前最難處之事我輩本心原不忍派民重以憲票森嚴尤不敢不仰體只得且捐俸採辦未知其能就緒否也各邑情形不同執事酌量可另設法固妙倘不能不問之民寧可借庫先為料理俟工完總算則所費尚有限若目下即責成里長則所費即數倍恐不勝其騷擾大抵向來積弊上下皆以里長

為可啖之物一使里長出頭步步皆荆棘矣不識高明  
以為何如事本掣肘總無長策管見如此惟執事尊裁  
之

與鄰邑某

足下愷悌性成英姿天授澗瀝伊洛古今才數明道伊  
川康節溫公之遺風在焉意必有端人正士生於其間  
以為當代羽儀足下豈非其人哉製錦之才烹鮮之政  
知未足以盡高明之蘊也某生浙西未聞大道嘗引領

中原思得如古人者以為儀型而未遇也茲幸附鵬翼  
獲隨驥尾不得見程邵諸君子得見其鄉人之能步武  
前賢者如見數君子矣開其茅塞引其固陋其在斯乎  
崔躍何如仰冀照臨曷勝翹企

與周井陘

前月終驚聞足下遭本生之戚未得一展微忱罪歎殊  
甚知士民攀轅彌切未容以一已私情拋却綿蔓河頭  
數萬赤子也捧閱新志稿本韓淮陰背水遺踪程嬰子

孤臺故跡了然在目且足下數載以來饑溺心腸亦具見其中惠教非淺不識何時可付剗剗新道臺未知何人將來郡中聚會想必不遠匆匆附候不盡欲言

###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非疲邑所能辦弟之愚蠢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為此外非所知也不識

高明以為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鄙見最相契  
匆匆草復不盡欲言

答宗冀州

郡中獲接耿光如坐春風羨慕之私寤寐以之執事處  
茲繁劇游刃有餘真同人之師表某之愚蠢承乏疲邑  
鳩鵲情形猶然如故毫無益於地方過蒙嘉獎惶愧何  
似承賜州誌得觀漳滏之勝槩邵大夫董江都之遺風  
受教多矣肅此謝覆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為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諭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為愚民而設然暇時一

覽亦甚有益相去遼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覲面也

又

前月寄來閩中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細讀深服其察理之精今日能留心此種學問便非尋常人且一以朱子為宗尤見趨向之正至於處處鞭策學者不空談理數尤後學所當服膺也不佞方鹿鹿薄書未敢率爾作序其中有一二欲商量者謹錄於左便中可一請

正

與李枚吉壻

舊歲懸望壻輩有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濶不意竟寂寂也文教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才患俗務累人矣愚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看得一二破心不為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耳

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儻得免罷黜亦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脚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糧捐免有田者應推廣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為不失本心不識吾壻以為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煩掛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為歉然人歸匆匆不多及

與魯瞻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為之三歎居官凜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己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戾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為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

義無取耳人回匆匆武修觀文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傅君維樞修志議

恭讀志議皆據理近情具見留心史學如人物選舉之嫌於太畧賦役之嫌於太繁前藁誠有此病既承指示敬改削呈政然其中亦有不能盡如台教者考賦役一類若斷自本朝甚覺簡便然孔子生於周世乃欲考夏殷之禮者蓋夏殷之禮存則周家損益之善與損益之未盡善者皆可得而見故杞宋無徵則惜之有明之

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足徵者可不存乎雖時異勢變有法美而不可行者然存餼羊即所以存告朔難與官師選舉同一例也不識高明以為然否至於慈聖樂曹韓諸公行事之當詳也報燕惠王書僖祖廟議請虛東向之位疏當載也高明以史遷班固之例律之是固然矣然又有說焉昔春秋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丘明作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載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一切相魯適

楚刪書正樂事之彰彰於萬世者曾不一見焉一切孝  
經論語文言繫辭文之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及焉是  
非詳於叔向子產而畧於孔子也誠以孔子萬世聖人  
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今樂曹諸公之  
在靈壽非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人其文已見正史  
膾炙於天下人之口不待邑志而始著畧舉其槩而不  
詳亦所以尊之也且太史公作管晏列傳亦云管氏牧  
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



金少卿集卷七  
以勿論論其軼事則有詳有畧固太史公之例也似無  
可疑鄙見如此敢復質之左右儻其中更有當商者伏  
惟勿吝賜教是荷

答仇滄柱太史

自聞高捷喜溢寤寐非喜先生之得木天喜木天之得  
先生也去秋獲承手教兼讀銀河篇有韻之言直可羽  
翼經傳率天下詞客為窮理之功者其自先生始也乎  
即欲作一札奉候因適當計典之時不敢輒通書都門

恐涉世局情態故雖知已如先生不敢聞問惟耿耿於中而已乃先生代為不平之鳴至昌言於朝此在高明激濁揚清之意欲先從隄始耳然非隴其之所敢當也隴其自待罪畿南雖硜硜一念可矢天日而鴟鵂滿野猶然如故才平二字乃是定評豈敢不自反而怨人耶所可喜者今春局面忽轉三輔氣象聿新不才庸吏得於光天化日之下效其馳驅雖復鞅掌簿書亦甚快也便中附復并候起居

與同年柴炯如

去歲令郎至敝治得悉近祉有一小札奉候想已入台  
覽遼左風景雖異家鄉然賢者處之自能險易如一想  
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海外伊川涪  
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頃之度耶  
願足下勉之矣便中附候興居拙刻一種并呈記室臨  
楮翹企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未  
嘗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衆愧無活  
人手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硜硜不敢自  
負初心或不為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脉先生鼓倡  
其間古道賴以不墜南巡諸詩畧見一班矣伏惟珍重  
便中草復不盡

答安平令陳子萬

時屆始和遙知新社駢集欣慰欣慰前承借剝復錄數

十年前邪正之辨得了然在目荷教非淺抄錄垂茲當  
另專人奉歸記室文廟考畧二本呈上此書所以正會  
典之失去歲江南李學臺題請改正蓋本於此但部議  
未允今當兩存以待論定某有一跋語附後不識高明  
以為何如外雜刻三種并塵台覽率復不既

答藁城令姜

上谷握手匆匆言別為悵承賜熊峰文集何啻百朋之  
錫山城樸陋之區得讀先正鴻篇一消鄙吝惠教無疆

矣安敬仲先生元朝大儒著作竟付荒烟蔓草良可歎  
息儻猶可訪求一為表章其為武城生色更不淺也望  
切望切草泐奉覆兼謝鴻誼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  
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為怪尚在  
兩岐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  
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

亦怕不得沉查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時不是吾兩邑  
今日獨創至貴治之蕭條久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  
脚跟諒必無妨芻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敝治向  
係通詳近復將原冊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  
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既

答陳世兄

契濶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間隔未得一候老  
師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才從

容清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翰正擬  
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悵悵深荷注念但某  
於仕途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訓不敢失墜  
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嘗稍有干瀆舊  
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蒞事畿輔氣象改觀故  
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足下暨許先生垂  
愛至意謹銘之心腑然斷不敢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  
許先生素蒙不棄真可謂取之牝牡驪黃之外但吾輩



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長至一官之升沉何足以煩  
知己耶匆匆未及作札晤時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曹彞士太史

戊午冰雪中旅店把臂不覺九載喜丹山之鳳遂羽儀  
天下而樗櫟散材猶然留滯山城世遇不足言而學問  
無能長進良可愧也每思祇候興居因外吏不敢輒通  
書都門故雖在至戚殊覺落落然景行之思固時耿耿  
胸中捧讀瑤章恍然如置身龜山整庵之側因知一編

得此生色十倍知衛道精進之心卓然砥柱中流不徒作木天詞賦客敬服敬服年來向往斯道者雖有人而含糊兩可者實多舍先生其誰望哉伏惟為道珍重使旋草復種種疎畧統希俯照不宣

答王新河

郡中握手仰荷教益鄙吝一消何快如之呂叔簡呻吟語某所去取與尊意不甚相遠然總不如貴友所云先儒書不用選宜全刻所見甚高蓋吾輩在簿書匆忙中

一時筆削恐未必遂可為定論且前輩議論瑕瑜不妨  
並存俾後人得睹其真面目而討論之愈覺意味深長  
縱有病痛正不必為之拚也俟刻成後某有所疑數則  
附志於末使學先生者知所決擇焉不識可否容另呈  
正也原書奉歸記室至摘本中間有數條為原本所無  
者今附載於各卷末此亦甚是但須註一補字於下恐  
後人以原本相對不知其所出也刻樣照朱子遺書  
而每行加二字甚好但書既全刻刻資浩繁宜算字若

干應價若干傳知諸同寅共成勝事可也統祈裁鑒不  
既

又答安平令陳子萬

春間偶讀崔子真政論有感恐為酷吏藉口故借足下  
誕辰發出一段迂論知為有識所嗤乃蒙瓊瑤之報豈

所敢當乎田梁老

田梁紫為中州夙儒素為湯潛庵先生心折

呻吟語序深

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素疑故偶  
為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

訟之端如何如何草豈一事實非長策妄意就近采買  
庶彼善於此敝治巡檢前往料理未知能有就緒否也  
使旋率復并謝不一

又

前接台翰論及出處在足下年力方壯不應遽作尊鱸  
之想若某頭鬚半白今冬必為藏拙計當就十畝間追  
尋村學究事業不能久向簿書作生活矣徐健庵先生  
最承惓惓真朱門先達中僅見者某向以外吏宜安於

卑賤不敢輒通一字都門殊覺落落知己之感則固常在胸臆間也便札中幸一道及呻吟語板樣甚精內有一二應改正者另紙呈閱

又

承教後又復累月時切耿耿蒙發來呻吟語當即照單分送諸同人所示田先生大序意義深遠發明隨時立教之旨最得前賢心事不勝歎服用以弁首實可為此書生色中間惟說及王伯安一語微似可商蓋伯安與

諸儒大有異同非徒激不激之間也幸致請正之意外  
有敝同年張武承王學質疑一冊前歲偶為刊行謹并  
附致不識田先生以為何如制藝拙選偶為初學指點  
淺陋可笑過蒙獎譽愧何如之承諭又奉一部聊供覆  
瓿使旋草復

又

驚聞尊夫人之變未獲一展微忱罪歟殊甚讀行畧字  
字可作閨範不但如安仁之悼亡已也崇祀一錄深慰

高山景行之思承教自當隨諸君子之後一詠其盛容  
另呈正田先生來札展卷恭誦篤實真摯之氣溢於言  
表所云今日沉疴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  
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為只求自信不圖  
人知真可作座右銘蓋昔孟子一生雖以距楊墨自任  
而必以對梁惠王數語為開卷第一義此亦急則治其  
標之意也田先生可謂善讀孟子者矣覺向來汲汲於  
朱王之辨者未免氣浮而躁原札敬歸記室恨相去道



遠不能一識荊州盡質其疑也尊跋義精詞確此刻所  
必不可少者當并田序更求數紙補入前印諸本中匆  
匆草復不罄

又

契濶良久掣肘情形想同之也前讀尊夫人行畧閨範  
之妙久心銘之茲奉教言自不敢以不文辭容稍從容  
一抒固陋呈正至於隆貺則非所敢當相知兄弟中從  
無此例也樓山先生集向所寤寐未見者得承賜教又

蒙賜令兄詩集真惠我無疆矣健庵先生某渴欲請正  
向以外吏不敢妄竇惟心仰止明歲當猛圖解組扁舟  
過玉峯從醉白堂中盡質平生所疑便中希道及宣公  
奏議寒家有一舊板前印數部到此俱送相知訖容覓  
便再印呈奉統希垂鑒不盡

又

半載來刻無寧晷既以散賑而驅馳山谷復以祈雨而  
匍匐街衢加以冊籍之駁換上下之牽制俗吏狼狽至

斯極矣目前得雨雖有秋禾之可望難救夏麥之枯焦  
鳩鵲之民不能枵腹以待西成如何如何接台翰知彼  
此情形大畧相同敝治亦已報過夏災不知將來作何  
景象承賜感悼及倡和諸什情文俱極其至宜巢民先  
生之擊節不置尊夫人女中大賢非固陋所能表揚不  
敢附銘誌之例草成壙記一篇正欲專人馳上茲附來  
使呈閱愧不能盡刑于之萬一傳冢宰遺疏其家俱已  
散逸所存不過十之一二有伊令嗣回扎并西山文廟

考附呈惟轉達高先生是荷盧龍前令家叔也舊歲最  
荷垂愛時切感念外有耿氏農書一冊以其可佐備早  
一籌因重梓之并塵台覽諸不盡言

答曲沃令蔣

數載契濶每憶魏里盤桓時恍如昨日足下素敦寬厚  
筮仕名封天眷吉人良非偶然好生來辱賜瑤函兼承  
嘉貺曷勝感佩恒陽風景蕭條加以硜硜之性動與時  
違掣肘萬狀無可為知己道者想貴治雖云衝疲舒展

尚易吾輩叨朝廷一命無可報稱值此凋敝之際只有  
寬卹民力一事當常在宵臆寬得一分盡吾輩一分之職  
處刑名錢穀中時時提醒此念如是而已不識以為何  
如貴治咫尺絳州安邑前朝絳有辛復元先生安有曹  
自梁先生皆一代名儒其遺書不識可訪求否儻若惠  
賜沐大教非淺好兄回車肅此臨穎神馳

候井陘道李公

三載托庇悒悒不期忽遭意外世路風波真不可測然

在執事春風沂水襟懷固自險夷如一紛紛變態何傷  
叔度汪汪千頃也況自古豪傑往往從艱貞之時倍加  
精進蘇子瞻之文章愈窮愈工程伊川之學問彌困彌  
粹一番否剝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伏惟為  
道珍重隴其今歲掣肘益甚萬難支吾大約冬間必為  
藏拙之局聞駕到郡渴欲一叩起居種種牽制未獲如  
願肅此附候統希垂鑒

上真定焦軍廳

荷蒙垂愛種種愚鈍得免掣肘曲成之恩非可言謝道  
憲執事一項向派靈邑安置原有額設錢糧久已奉裁  
而仍責之原派地方從前苦累已不可勝言然大約多  
派之里下苦累在民而官固不難於完辦也今則里長  
俱已奉憲裁革雖欲私派無處可派而此項費用浩繁  
欲告無罪惟有賠耳那耳而一蕭然窮員本年錢糧又  
盡經蠲免賠無可賠那無可那實有難為無米之炊者  
敢懇執事俯憐窮邑酌量設法或查無事州縣均攤分

任則衆擎易舉或請署印道憲責成本道衙門掛名直  
堂諸役此輩不下百餘人各認些須便可竣事使疲邑  
永免大累十四里鳩鵲之民世世詠甘棠於勿替職之  
私感刻骨銘心又無足道矣事急情迫冒昧瀆陳曷勝  
悚惕之至

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自庚戌暮春都門追隨函丈不覺十有八載知己之感  
靡刻不盤旋胸臆世兄來兼領手教得悉起居萬福無



任欣慰閣下斗山重望海內瞻仰即紀事一編迄今史  
家奉為指南已足同班馬千古況教育之恩洋溢浙水  
東西年彌久而聲彌彰雖中遭顛沛家業寢微閉戶授  
徒益徵高節其為及門榮寵何如隴其樗櫟下材蒙閣  
下拂拭於塵埃之中初仕江南狼狽而歸再官畿甸動  
與時違稍將未完整頓亦便當尋蓴鱸滋味終不能脂  
韋求合強其性所不能也世兄遠辱荒署蕭然負歉殊  
深率泐附復統希俯鑒臨楮曷勝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隴其自承乏以來無寸益  
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鬚半白精力漸衰  
既不能有裨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為已為人兩  
無成就豈不重為大賢所嗤乎故每念乘此餘年退就  
十畝間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過一生或亦  
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尚為未完羈絆開春便當力請來  
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固然恐非所論於

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已過胸中尚爾茅塞  
及今磨琢不知能追隨昔人萬一否也况復蹉跎耶恃  
愛敢一布之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尊公先生近況何如頃使來  
得閱近作充滿流動比舊時功夫大進不勝雀躍以此  
入場不難蹇蹇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慎稍有  
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意賢昆仲

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毫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慎之慎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須胸有主張伊尹所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當書紳總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為第一義功名次之至囑至囑愚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睽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舟

楫鹽梅之任在指顧間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學欣慰何如隴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泉石不意復為當世所採擇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掣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駑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動蓴鱸之想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鬚半白平生學業汨沒簿書恐為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生伎倆冀稍有得仰報知己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侯山東河防朱又韓

前歲承賜曹志考核精確經緯燦然洵諸志之冠佩教  
良深頃季飛來知近祉嘉勝欣慰欣慰議河事者紛紛  
未有定論正大才脫穎而出之時知將來賈讓王景事  
業游刃有餘不特曹南一區尸祝無窮也河漕志不識  
可惠教否簿書俗吏不應越俎而問司空之事不過書  
生舊習欲一窺河濟源流為讀禹貢地耳拙刻二種奉  
正便中附候興居不悉

寄趙生魚裳旂公

索居山城無一善狀好生歸想能備述梗概不贅賢昆  
仲近況如何人生學問正當在失意磨鍊出來勿為境  
累也不佞年來為此間諸生講書句句欲引入他身心  
上去好生抄數十篇歸曾見否雖尚須刪改未是定本  
然大段意思是要鍼砭學者書自書我自我之病此意  
可採取也新春又刻得讀書分年日程因較對間細閱  
其工夫次序真可為學者法今奉到三部其一部煩寄

我園因驢背不能多帶鎮上相知未能徧及俟下次續  
奉也外有寄杭州秦定叟先生札一函不識張雲先處  
有便可轉達否如無便則與好生商量寄在宋崑友處  
轉達可也匆匆不悉

與俞存齋先生

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  
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  
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藝真超出尋常萬



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糟粕未嘗  
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肘亦思與當  
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強仕之時行  
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許或得以其暇整理舊  
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也來  
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  
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并塵台鑒統希垂照不盡

與刁再濂

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  
恒陽見用六集稍慰饑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為  
恨聞尚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  
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  
將原本借抄抄畢即當專人奉歸記室斷不敢遺失亦  
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  
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答施行唐

前接台翰因往府未及裁報罪罪拙詳已蒙太尊轉申  
未知撫軍之意若何恐未必有益也容再奉聞鹽憲查  
積鹽一事前此從未曾有某正在躊躇鹽隨引銷自是  
正理若云有積則引銷而鹽未去非捏銷乎且其所積  
不知果引內未銷之鹽乎抑引外夾帶之鹽乎吾輩亦  
無從查核恐未便竟以有積回覆也但商人惟恐一報  
無積日後有加引之累此亦當為酌量某意只可以本  
年荒歉難銷之狀為之訴苦一番不識以為何如且宜

從緩再看鄰封光景某處若有定稿當另奉正也率復不既

又

上碑村中竟夕領教荷益非淺兼擾郇厨更覺慙悚承詢學臺供應此費本無正項開銷向多出於里下殊為累民敝治自革除里長以來俱係捐俸支應上年因城中有官地廟會時市民願賃以開舖面稍抵此項之費然亦屬權宜恐非可久之道總之掣肘之事本無良策

在高明調劑之何如耳

上房師趙耐孺先生

春間接手教深荷指示兼知老師於公務之暇閉戶讀  
易惜未能追隨函丈一窺其緒餘也易學至明季龐雜  
已甚擴而清之因程朱以見義文當於老師是望矣高  
景逸有易孔義訪之久未得不知其書何如貴鄉尚有  
板否一隅拙選偶為初學指點過蒙獎譽茲再奉到十  
部外讀書日程二部附呈并望裁正便鴻率泐匆匆不

盡

又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世兄來得悉老師近祉康吉深慰羹牆之思竊見古人  
不朽事業成於林下者較之當途更盛遙想老師靜觀  
世變閉戶著書必有超出時賢之上者不特明史本末  
一編足式訓千秋已也惜匏繫一方不獲一親函丈開  
其茅塞悵何如之隴其待罪恒南不覺六載素餐之愧  
與日俱積今年已六旬頭鬚半白行當歸尋三徑了一

書生未完之事不能久鹿鹿簿書矣拙刻三種奉塵台  
覽掣肘中愧無可以展寸忱者惟深愧歉耳種種景象  
世兄歸自能述之不敢瑣贅統希垂鑒不宣

答栢鄉魏荔彤

接手教并批點王學質疑知足下留心正學師門箕裘  
不墜喜何如之自王學盛行以來漸漬於人心高明之  
士多陷溺其中不可救藥武承一書刊行不滿者甚衆  
甚有欲毀其板者如足下之咄咄歎賞豈可多得哉嘉

靖時粵東陳清瀾曾著學部通辨一書其言朱陸異同  
尤詳曾見之否近年新刊其書於南中當另覓奉也外  
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言工夫次第確是程朱家法弟新  
為刊行謹奉正師門諸書惟知統偶筆數種已經佩服  
至奏疏文集譜傳及鑑語約言諸書俱未得寓目欲悉  
受讀以當羹牆謹備紙張專人走刷惟勿吝賜教是荷  
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答周好生



五月初接台札始悉去冬風波情狀兼知尊體平復深  
慰遠懷承諭處逆境之難某於子路問成人章講義畧  
敷衍及之似可玩味今歲讀辛復元書并熊敬修學統  
備載前賢壁立千仞之槩悠悠宇宙固不乏人吾輩不  
可自外也一隅集何足辱廣老之盛心恐翻刻校閱又  
增賢者一分逆境如何如何若松陽講義則正須斟酌  
萬萬未可授梓夏秋間因呈送學臺又校訂一番改易  
數處容面時奉正也孚九青年志向便能如此可謂良

友此間別來無他事惟今歲旱災異常民生甚艱已經  
題請得

旨量蠲稍救萬分之一耳平山公於七月中丁艱謝事亦無大  
虧空目下便可回籍也便羽匆匆不能多及統候續音

寄曹星佑壻

自去歲八月使者歸後此間即因旱災上司往來查勘  
絡繹不絕錢糧盡行捐免今春又復奉

上諭放賑簿書煩雜日無寧晷屢欲遣人回南輒復阻滯

不佞久處荒城無一善狀硜硜之性動與時違祇恃方寸泰然不以得失動於中故雖在掣肘中得免狼狽看來此道到底難行惟書生舊業更覺津津有味分年日程一書平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學者胸中先知有讀書規模然後以漸加功倘從前已經蹉跎者一二年補讀一經可也吾壻試事何如秋闈在轉盼間磨礪以須斯其時矣高發北上過此庶可盤桓望之望之考亭淵源錄奉還此書儘有滋味細閱一番有益於學問不少松陽講義

吾壻所見者幾篇今錄一部校對奉寄望細閱之即未  
講者亦可類推而見來札云養氣盡心諸章今當漸次  
及之也刊刻尚未敢輕言恐有粗疎處須細加斟酌方  
可問世餘俟人歸續悉

與栢鄉魏荔彤

舊冬承賜諸書得窺師門之奧義荷教良多內小學一  
書最關係風俗人心某欲多印幾本分給邑中士子但  
其中尚有訛字數十今先將較本呈上望命梓人改正

當另差人持紙來刷印也外多識集一書尚未得讀倘有先刷者便中幸一惠教是荷農書一冊附呈統希垂鑒

答嘉定吳生燮臣

初春遠辱光臨匆匆言別殊覺悵然接手札知近履康泰且刻刻以工夫進益為念此段光景殊難得也舊本日程已抄畢謹奉歸記室此本上截所載旁證甚有益學者惜向未見止據韓求仲刊本付梓不能令學者盡

觀程氏苦心也必將此本重刻乃為善耳學部通辦一冊并拙刻日程質疑各二冊附覽其一隅集及松陽講義侯刷印覓便再寄尊處所有焦弱侯小學刻本便中尚可一借閱荷甚

答某

敬讀尊公先生之書網羅宏博皆有闢世道之言不特為高門一家典型也足下繼述而表章之此純孝中第一事矣某學淺識疎雖高山知仰不能盡窺其微奧承

命不敢自外敬識數語於簡端豈能揄揚萬一耶其先後之序考先儒隨手記錄之書多不拘次序鄙意每卷內凡周程張朱五先生之語應檢出列於前畧見學術所宗其餘則俱仍舊可也內有字畫誤謬者臨刻時應檢原書對明魏叔子一傳亦宜并梓使讀者知尊人大德真能行其所聞尤見是書足重也肅此奉覆統希台鑒

寄曹星佑壻

南北間隔音問動輒經年一官羈絆未能脫身舊歲滿

擬吾壻秋闈一捷不意又復杳然未識近來用功何如此道非難事惟屢折而志益銳則將來必勝之兆也科舉文字固不能不做然須本原上著力要看作是真實道理不要看作一時應試之事沾沾徒求之時文中方妙外孫能讀書最可喜尤當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腳今年會場策題亦以小學為問蓋近日大老中賢者皆留心此書不可視為迂濶其他種種來人自能詳之

答李金華



足下生長文靖之鄉而學其學方正之槩已著於恒陽  
茲幸借重金華撫殘黎而挽頽俗當於足下是望矣敝  
鄉撫軍亦大賢也將來自必有水乳之合意者天所以  
成足下乎宋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皆金華產也  
其遺書殘闕已甚得大賢訪求而表章之此尤同志之  
所共禱某碌碌無能承乏西臺展布實難惟隕越是懼不  
審高明何以教之遠辱台翰獎許過當曷勝惶汗便羽  
率復統希垂照

答范彪西

捧讀來教知先生於王陳之學舍短取長正與綱目取  
荀卿之論一例弟前札恐學者混淆未免過慮來教云  
學術一道全在躬行此真大儒名言足救近世學者空  
言之病當敬書之座右以當嚴師至詢及靈壽之政教  
不覺汗下自計承乏此邦將近七載惟不敢為暴而已  
實無一善狀嘗歎今日事勢百病之源起於民窮故以  
寬賦稅絕私派為救時急務然動多肘掣不能盡如其

意至民風士習興起之猶易變化之尤難孟子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雖由火之難熄亦由在己之水止一杯耳今雖僥倖量移然猶是火也猶是水也且頭鬚已白壯猶不如人況老乎每念先生超然泉石讀書樂道乃真當今第一流此處未能決斷又何他躬行之可言惟高明有以啓迪之辛先生經世碩畫敬拜受教其他著述有可賜教者并祈不棄統希垂鑒

答周好生

別後留滯山城者又二年無日不在掣肘中救過不遑  
家鄉音問遂爾濶絕今夏忽蒙量移初意謂或可稍展  
所見不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孫綽遂初之念倍殷於  
昔接來札尚期望之深惶恐惶恐一隅集猥蒙重刻極  
承雅愛但恐未必能多行徒費足下一番經營耳至如  
來札所云欲將八科問答附刊集後斷斷不可此係偶  
然評閱未經刪削豈可問世久經棄置不知足下從何  
處見之萬祈為之藏拙不可畫蛇添足也崑友習是編

可佩服者極多但亦有繁碎處竊欲為之酌量刪減輒以簿書牽制而止故久未為作序便時幸先道意容續圖請正京邸無他善狀惟覺紛紜熙擾中此心耿耿如故匆匆不多及

與曹翁臻萊

屈指契濶不覺九載今郎到京得悉近祉深慰渴思某自慙固陋留滯都門無一善狀夏間幾蹈不測僥倖得免掣肘情形莫可言喻愈覺親翁優游園亭真為至樂

曾點之春風沂水賢於僕僕風塵者多矣令郎一番遠  
遊恢擴見聞不為無益至於時局功名則某深知其不  
佳不欲以此損少年之志氣勸其專心致志於正塗求  
一出頭以為顯揚計不識以為何如聞令孫今歲亦已  
就試愚意亦不必汲汲與其勉強早入泮不如多讀幾  
年書使之學問充足下筆沛然不患功名不到手此一  
生受用不盡之道若一味欲速未培其根先求其華縱  
得僥倖恐病痛非小此某年來閱歷人情世態所見如

此敢以質之高明此間種種景象令郎歸自能道之不贅

與叔元旂翁

吾叔歸後諸事日積又以沿海軍工上臺臨縣益加繁擾苦不可言錢糧完數寥寥當此荒月雖加鞭扑終無濟事惟有坐受承差之逼迫而已南翔盜案頗有葛藤然此有大數非姪所憂時局中事必不能為諸友多以為倔強實非倔強也解銀一事以往來協助之人未定

故暫令張錦何瑞元為之此元非長策只可權宜一時  
俟吾叔來再商之可也匆匆不能盡言總望吾叔撥冗  
即至是荷懇切懇切

又

夏間寓匏南歸姪附一信想已入覽嗣後兩次信歸俱  
匆匆不及作字然靈壽景象吾叔必已知其大槩矣此  
邑接連山右幸不當衝錢糧亦少而易完但地瘠民貧  
在真郡三十州縣中最為貧苦又連年荒旱憔悴不堪



又有協濟鄰郡之苦以姪處此雖簡僻相宜而撫字亦正不易惟喜上臺皆寬仁長者凡事俱在情理之內絕不似南中光景署中覺人太少故急欲家眷北來然路途遙遠須得老成照管方能放心姪雖囑履平弟同來然渠未曾經歷長途必欲吾叔撥冗一來姪到此會計一年經費僅可支持此番人歸手無一文北來盤費未有著落吾叔可於城中覓主緩急百金妙甚家中種種俱望主裁凡事經吾叔剖斷姪無不心服前承吾叔惓惓

為姪螽斯計最荷至愛目前匆匆似難及此萬一有可  
商量者并望留神威叔貽孫不及另札俱乞叱致吾叔  
來須乘騾轎不可惜小費跨騾也并囑

又

別後不覺已經月未審吾叔何日抵家長途不困頓否懸  
念懸念月餘來署中頗無事惟奉憲檄催取縣志甚急不  
免拮据今抄本已告竣送府付梓則尚未有期也錢糧忽遇  
特恩蠲免三分之一歡聲徧山谷時事之最可喜者守道

竟不起巡道以易州一案降調半月之內兩臺盡更殊  
出意外偶筆匆匆不盡

又

別來忽復經年吾叔近祉如何懸念懸念恒陽光景舊  
冬幾在昏黑中幸逢新撫到任氣象一新州縣得偷安  
無事但民生不辰地方災祲疊見舊歲水今歲蝗百計  
籌持不能救其萬一至一官之蕭條固無足道也吾鄉  
景象不知若何因子馨久病思歸急不能待此中近狀

予老能述之匆匆不悉

又

吾叔南旋不覺再易星霜耿耿何如此間兩年變態疊  
出所遇上臺非臭味之不投則意見之不合莫非命也  
固無足道蓴鱸之想時在胸臆晤期當不甚遠家鄉光  
景如何北方去歲遭蝗蝻氣象蕭條今歲幸錢糧盡蠲  
稍有起色然此時尚未有雨二麥可慮將來又未知作  
何景狀也署中俱各平安但澹泊之狀比舊更甚耳威

叔聞已選拔可喜之甚不及另札望道意縣志并雜刻呈閱匆匆不悉

又

舊秋接來札知吾叔近履佳勝一慰遠懷姪浮沉此地愈久愈困一官偃蹇非關世局只是學問不長進之故地方幸去歲錢糧蠲免民力稍舒今春覺有起色將來亦可藉此遂蓴鱸之願矣嘉邑未完殊出意外造船一項不見移咨直撫必已在赦內倘有混擾回之可也讀

叔祖兩傳簡核精確無可更易姪意欲待詩學稍進作  
一長歌以誌高山之仰而日來胸次冗雜未能成章容  
續成正

又

去秋人歸匆匆不及作一字冬春以來地方有蠲賑之  
事刻無寧晷家鄉音問不勝遼濶六月中到都門見子  
展弟知吾叔近祉佳勝欣慰欣慰姪此番行取出人意  
外初欲借此告假回南而勢不容遲只得勉強到部且

再看光景何如此時言路甚是煩難且蕭然一身在長  
安中亦大費躊躇不勝進退維谷如何如何種種景象  
六符叔歸自能詳之不贅

又

家眷回南時有一札呈吾叔想已入覽十月終旬文端  
叔到京接吾叔手札知近祉佳勝深慰遠懷姪數年來  
尊鱸之想時刻在胸一番行取初意或可稍展所見不  
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吾叔陽城有待之言固屬老成

之識然恐不若孫綽之遂初更為高妙也如何如何松陽講義尚屬草本乃蒙付梓恐迂愚之說未必能行徒費吾叔一番經營也所寄刻本中多差字想係傳寫之訛特託思遠弟較對尚未能盡前三兒帶歸一本乃姪所自較可取一對改正為妙有脫落字句者不妨雙行補入承命率作一序亦殊不文聊志其大畧耳并呈上叔祖至行時時在念因不敢草率屬筆只管蹉跎心境稍閒即當有以報命匆匆不多及



又

兩接吾叔手札知起居住勝深慰遠懷一隅集松陽講  
義復累吾叔尤覺無謂不知可稍償刻貲不至大折否  
講義止此一百十餘章無續做者蓋此只是完靈壽一  
局原不必其全也刻成幸寄數部到京是荷姪在都門  
終日鹿鹿無一善狀時事甚難言路恐不可久居如何  
如何

又

初夏人歸有一札呈上想已入覽姪以不能隨衆於六  
月中幾遭奇禍雖蒙寬免而勢甚可畏目前又未敢便  
告假不意世局之險至此然只是聽命無他法也嘉定有  
未完二件一係邊海城垣核減銀一係河工解費問之  
部中此二案內俱拖遲未完若到原籍來催照前回覆  
可也望吾叔留神姚親翁在京並無他舉動已有南歸  
之意并聞餘不悉

又

中秋虞山館歸匆匆即去未得圖晤講義稿本校畢呈上但目下未能料理紙張如何如何序文不必另刻附數行於目錄後用此體甚覺古雅不識吾叔以為何如今并寫一式呈上種種晤悉不一

與三兒宸徵

接汝臨清寄字知舟行甚遲未識何時抵家心甚懸懸我自九月初三夜在張家灣起身初四日進城至初十始到暢春苑引見十三日奉以御史用之旨二十日奉



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  
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  
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  
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  
案頭時時玩味元旂叔祖寄到所刻松陽講義中多差  
字若欲將汝帶歸之本較對可即送去但對畢可即將  
原本取回不可遺失我在京有一江陰人徐名世沐者  
講書甚精近數與往還頗得其益將來欲採其說附入

松陽講義中另刻一本目前且不必論也

又

正月初五接元旂叔祖札始知家眷於十一月初八日到家心始一慰歲前我有一字寄子展帶歸京中光景想已知悉不知家中何時可有人來須人到方可遣歸接濟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

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優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我意欲於二三月內告假回南然未知可得否且再看光景五叔及各房諸叔俱不及作字可一一

說聲

又

我自二月初六日欽點會場外監試至三月初一日揭曉始回寓初七日用中及黃大等到見汝兩字洞悉家中光景此等艱難之狀不涉歷不知到處可長學問不可但心焦至於讀書在家中杜門靜坐須依我平日話頭去做工夫不可優忽過日一無長進旁人之言不可輕信須要辨其是非自家立箇主張常將小學近思錄



之言放在胸中去聽人言便如以鏡照物自然是非了然我在京安好不必掛念但常想南歸未有機會耳倘秋間未得歸汝當到京來時須用騾驕不可勉強跨騾長途比不得靈壽至京也汝雖在家我心常在汝身上汝當以父母之心為心也其餘京中光景黃大歸自能言之

又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

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

旨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我前字中欲汝秋間到京然須再看光景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商量黃大若有盤費可先遣來若盤費艱難遲遲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尚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

用工夫一一寫示我然日間亦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

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理為權衡而已汝能不為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

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尚未能精進且待下次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城中與元祈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濶甚好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

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為聖為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預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極不通

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為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與武修弟

今年正月內始聞大姪之變深可痛惜此最樸實人天

何以使至此我遠在京不能少申其意附代奠些須弟可  
為我備一享祀以慰其靈痛甚痛甚弟今止有兩姪當  
為其婚姻計此是目前第一要務然亦不必心焦自然  
水到渠成也我在京甚多掣肘未知將來若何弟明歲  
館地且看我光景如何再作計較可也種種黃大自能  
言之不多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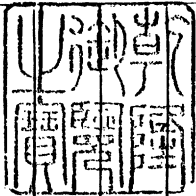
與用中姪

見吾姪札知為天津靳公所招不勝欣慰靳公居官服

政極為謹飭愚向在都門熟聞其概況河臺先生之立  
德立功吾輩心殊傾慕諒其家風必有彷彿且渠令弟  
曾與我同城姪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但相與之  
間必須誠敬方可為久訓課之法必導以聖賢路頭如  
小學等書不可不授與幕友相接要極和婉之中須有  
一番主張不可為所轉脚跟也大槩作幕者自有一種  
氣習若稍或漸染便非儒者氣象知吾姪雖有定見然  
愚不得不囑至於館政之暇自家學業斷不可荒廢愚



自南旋以來即謝去世故舌耕餬口仍館席氏日對古  
昔聖賢較之宦途鹿鹿倍覺綽然自豫東翁從未識荆  
可道我景慕之意羽便附此不盡



三魚堂文集卷七